

「亞成鳥計畫」推展成效的重新檢視與反思

連志展^{*}

摘要

本文透過一個帶領青少年上山進行野地教育課程的「亞成鳥計畫」，進行執行方式的初步分析與分享，探討登山運動與冒險治療的社會性連結，同時發現在亞成鳥計畫的執行過程中，不僅登山者提供青少年可能的探險治療效果，整個社會參與的過程中，亞成鳥計畫更提供了登山者自我療癒的可能，協助青少年與登山者同時進行自我概念的重組與自我效能的強化，進而賦予登山運動更深一層的社會連結。

關鍵字

登山、冒險治療、社會運動

*台灣野地教育基地、台灣生態登山學校前理事長、亞成鳥計畫發起人。

「亞成鳥計畫」推展成效的重新檢視與反思

連志展

一、前言

究竟，是你進入山，還是山進入了你？基本上這原本就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，但卻是一個你無法逃脫的問題，因為就在你進入山的同時，山一定也就在那一開始，就開始對你產生了影響，一直到下山之後依然。而我們所計畫與執行的亞成鳥計畫，也是這樣一個過程，看起來，我們似乎提供了部份青少年一個學習，（或許有人稱之為「治療」）的機會，然而，就在這個同時，我們也提供自己一個自療的機會，以及由曾經參與亞成鳥計畫的許多「我們」所組成的這個社會，一個集體療癒的機會。於是，或許它有機會成為一個社會性的集體冒險治療。

二、關於亞成鳥計畫：來自民間的力量

關於亞成鳥計畫，在2012 登山研討會之中已經有專文介紹（劉曼儀&吳俊安，2012），亞成鳥計畫是由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從2010年開始推動的專案計畫，執行方式是透過募款與志工，帶領資源相對弱勢的青少年（例如高關懷、清寒、觀護…等）在國內山區進行野地教育的課程，希望可以透過課程的設計、執行與陪伴，讓參與者青少年有機會進一步提昇自我概念與自我效能，面對未來在日常生活的持續挑戰。自2010年開辦以來，已經執行完成43梯次四天野地教育課程，帶領220位資源弱勢青少年進行課程，以及220位的志工上山協助課程的執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是一個單純由民間社團所發起與主辦的活動，活動執行所需經費與人力，幾乎全部來自民間的募款與志工，在政府提供資源比例相當少的狀況下，能有這樣的內容可說相當辛苦。

三、登山的「社會化」：登山者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

「登山」這項運動，如何可能在單純的「個人休閒娛樂」、「個人健身」以及「浪費社會資源」的標籤之外，尋找與社會接軌的可能方案？亞成鳥計畫就是在這樣問題意識之中尋找的其中一個嘗試。亞成鳥計畫執行團隊從一開始就設定了「社會參與」的執行目標，希望透過更多登山者的參與，不管是提供金錢捐助或者是志工服務，讓登山者可以為這些弱勢的青少年盡一點心力，與這些青少年共同分享這個也曾經影響過自己的「山」。

筆者認為，這是一個在觀念上與作法上重要的突破。

在一般的情況下，登山者通常只會專注在「自己」要爬的山上面，甚至還得要動用其他人的協助才能完成自己爬山的願望，例如救難資源、家人諒解等等，而自己的山爬完之後，卻不一定會讓其他人有所感受或接受到相對比例的正面回饋。因此相較於其他代價較低的運動（例如打球、慢跑等），爬山常常會被標上「自私」或「浪費社會資源」的標籤。

亞成鳥計畫則希望可以改善這種登山者與社會的疏離關係，讓登山者與登山運動，可以跟社會發生更多的連結。具體作法其實很簡單，就是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的實踐。

四、小額捐款不是手段，而是目的

小額捐款，是亞成鳥計畫相當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，雖然每一筆小額捐款可能只有幾百元，必須要累積數百筆這樣的小額款，才有可能達到相對大額的補助或捐款的金額，但是亞成鳥計畫總是堅持這樣的小額捐款必須持續。以效率來評估，爭取小額捐款其實也是相對比較沒有效率的方式，因為我們必須花費更多的人力與心力，不斷創造更多更新的議題、方式與管道，也必須投入更多的執行人力來處理小額捐款相對繁瑣的行政作業，但是亞成鳥計畫總是繼續維持與推動小額捐款的機制。因為這是讓更多人參與的重要方法。

於是我們可以發現，亞成鳥計畫的目標並不僅僅在帶領弱勢青少年上山進行課程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——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。為了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，亞成鳥計畫必須透過小額捐款，以及志工的招募來完成。

有些登山者被喚起自己在山林裡的曾經歷過正面經驗，但可能因為時間或能力等問題無法親自參與亞成鳥上山的過程，他就可以選擇以捐款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支持意念，以捐款的方式協助亞成鳥計畫繼續運作。而另一部份可能在時間與能力上教友餘裕的登山者，則選擇擔任亞成鳥的志工，陪同亞成鳥一起上山。

五、志工招募也不是手段，而是目的

亞成鳥計畫隊伍的學員志工比例是罕見的 1:1 比例，一支隊伍 10 個人裡面通常由五位青少年加上五位志工所組成。同樣的，如果我們以效率來檢視，這樣的 1:1 比例是相對缺乏效率的，許多其他戶外課程或商業團的學員比通常是 1:4 甚至 1:10。但是亞成鳥計畫從開始到現在，卻一直持續以 1:1 的比例來帶領山上的野地教育課程。

當然，高比例的志工對於安全的維護是有幫助的，對於亞成鳥的陪伴也是有幫助的，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則是～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。亞成鳥志工必須參與行前的志工訓練課程，也必須自費部份負擔，但是這幾年的亞成鳥計畫，卻依然有相當多志工願意參與協助。而計畫主辦單位也在志工招募與志工訓練的過程中，投入了相當大的心力與資源，除了希望完成帶青少年上山的使命之外，志工的參與其實也是亞成鳥的主要目標之一。

六、登山者的社會發聲與自我重塑

通常登山者可以理解與珍視自己為何持續登山的理由，以及自己在登山過程中帶給自己的正面影響，但是這些個人內心的感受與改變，其實是很難跟不爬山的人或者說主流社會溝通與分享，尤其是偏向保守的台灣社會。而亞成鳥計畫則提供了登山者可以發聲與實踐的具體途徑，也就是透過捐款與志工參與，協助一些青少年有機會獲得登山者曾在登山經歷中獲得的正面經驗，同時也有機會透過這個集體合作的亞成鳥計畫，透過青少年在登山過程中獲得的正面改變與可能的教育效果（或者說「治療」效果？），向這個原本與登山者相對疏離的主流社會發聲，表達登山過程能帶來的正面價值，同時也可嘗試重新塑造登山者在主流社會印象中的刻板印象。

於是，亞成鳥計畫似乎提供了一個讓登山者可以發聲與重塑自我概念、強化自我效能的機會。而這剛好，不啻與亞成鳥希望帶給青少年的目標相仿？

於是，在亞成鳥計畫的架構中，所謂「施者」與「受者」的既定關係有可能發生顛覆，究竟誰才是「施者」？誰才是「受者」？正如同本文的開頭「究竟是你進入了山還是山進入

了你？」參與亞成鳥計畫的登山者與受到協助的青少年，透過亞成鳥計畫，有機會彼此相互達到了自我概念重塑與自我效能的強化。

七、一起創造更多的社會連結與參與

亞成鳥計畫依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計畫，而本文對於亞成鳥計畫所提出的相關推論，也只是初步的嘗試與臆測，料難登大雅之堂。然而本文卻希望嘗試從一個不同的視角，看待登山者的社會性與可能的社會連結實踐方式，也希望登山者可以有機會帶給社會更多的正面價值與正面力量。